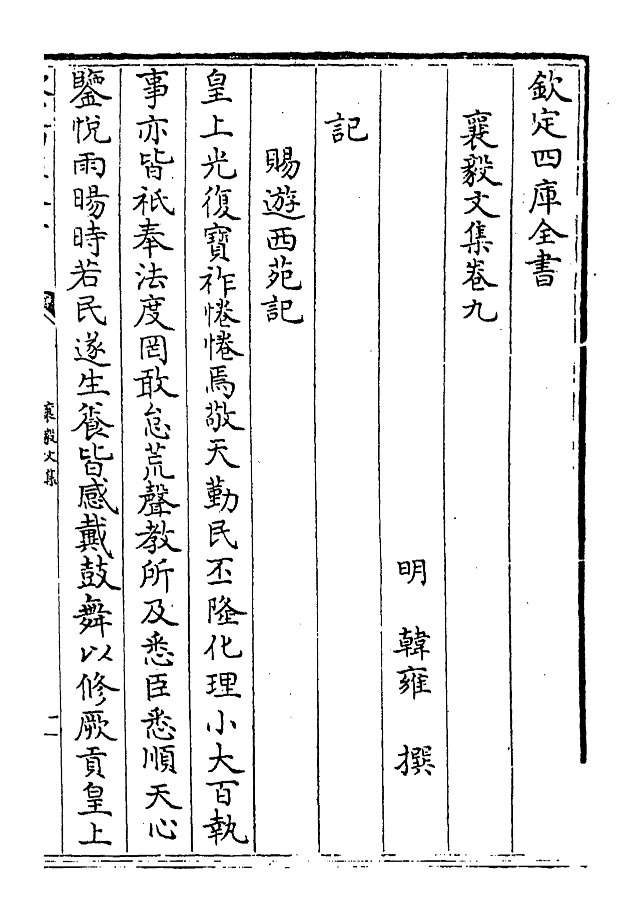


集部



襄毅文集卷九

明 韓雍 撰

記

賜遊西苑記

皇上光復寶祚惓惓焉敬天勤民丕隆化理小大百執事亦皆祇奉法度罔敢怠荒聲教所及悉臣悉順天心鑒悅雨暘時若民遂生養皆感戴鼓舞以修厥貢皇上

嘉念左右輔弼之臣夙夜在公迺於天順三年夏四月賜公卿大臣以次遊西苑是月六日拜賜者吏部侍郎桐廬姚夔南陽張用瀚戶部侍郎關西楊鼎禮部侍郎錢塘鄒幹滁陽湯序安成李紹兵部侍郎固安王復光州郝璜刑部侍郎太原周瑄富順黃仕儁工部侍郎岐陽霍瑄莆田翁世資僉都御史銅梁王儉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安成彭時學士秀水呂原通政使昌黎張文質右通政商水王溢參議濟南尹旻古邠劉昭大理少

卿吉水李茂太常卿金臺李希安詹事廬陵陳文鴻臚卿齊政少卿金臺楊詢錢塘唐泰新城楊瑄順天府尹太原王福雍菲薄亦幸預焉總二十有九人是日早朝退名見文華殿賜宴殿之西廡而出太監清豐劉公涿郡牛公吳興裴公奉命偕行遂由西華門而西可百步許入西苑門即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維時時雨初霽旭日始昇池之上烟霏蒼莽蒲荻叢茂水禽飛鳴遊戲于其間隔岸林樹陰森蒼翠可愛心目為之開

明迺折北循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園内行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水清澈可鑑一茶而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官旋開門以入歷階而登殿之基與埤垷平古松數株高參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花香襲人衆復倚埤垷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亘池而北則萬歲山在焉又茶而出北渡石橋以登玆山山在池之中磊石為之高數千仞廣可容萬

人山之麓以石為門為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環殿竒峯怪石萬狀悉有名卉嘉木爭妍競秀琴臺棋局石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竒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横郭公磚擊之皆鏗鏗有聲遂沿西坡北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菴又上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露皆殿名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其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絕頂則廣寒殿也高廣明靚四壁彫彩雲累萬結砌而成觀畢復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

家市廛官府僧寺浮圖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而太液晴波天光雲影上下流動遠而西山居庸疊翠西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一望無際誠天下之竒觀也久之東下至玉釭又下而南至方壺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而竒特者也路逕縈迂臺閣巖洞之屬不能具覽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復折北循岸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小舟稍北有船房苫龍船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閘上横

小亭釣竿數十線餌具備垂之清流嘉魚紛集又荼而起沿池之北岸而西西盡復折而南有蓄水禽之所二相去數里皆編竹如牕下通活水啟扉以觀鳥皆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圓殿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入坐供以湯餅復出而南數里至小教場觀勇士習御馬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賽蓬萊入其門有殿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娑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益高至絶頂則與萬歲山坤艮

相望絶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檵瞰其下為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決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搒洞形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内過而至於其殿之前鑿石為曲渠復作龍頭于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衆坐玩久之太監劉摘新杏分啗諸人人各摘奇花揷于鬢又一茶乃循故道出東南行數里至小石橋橋上有亭過而上崇坡為南臺臺之中有行殿殿之南門外臨流作小軒衆皆坐息軒中少

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東廡赴所賜燕叙坐以位器什
貴重品味豐潔太監諭旨勸飲中官庖臣循環獻酬酒
既芳冽杯復連引既久衆酣醉遂起出太監亦皆出至
橋亭追余與姚侍郎等數人還坐亭中復諭勸且曰諸
君宜知此因復酌數巨觥予輩遂大醉折北出西苑門
從吏扶掖以歸晡時矣明日入謝衆皆私相慶幸以為
千載一時之奇遇樂莫大焉不可無述作以彰上恩垂
耀永世臣雍竊聞昔周之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人樂

趨赴形諸歌詩孟軻氏繹之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
樂也今皇上至聖大德比隆文王而禁苑湖山之勝賜
近臣遊即文王與民偕樂之盛心也顧臣一介草茅躬
逢盛事懽忭感激何以為報亦惟勉竭駑鈍以效萬分
之一耳故記之而系以詩遺為家傳之美談且勵云聖
皇德與穹蒼侔羣臣蹇蹇陳嘉猷化行八表人歌謳時
和年豐職貢修皇情悅懌恩寵優重臣特賜湖山遊萬
歲仙山比蓬丘奇峯怪石何其稠廣寒宮殿天際頭左

環方壺右瀛洲攬衣直上明雙眸俯視城郭隘九州緑雲捧日時雨收芳林爽氣如新秋銀河瀉入宮牆流太液巨浸天光浮石梁中横濟川舟圓殿控扼池襟喉翠蘆兩岸風颼颼花香成陣來無休池中好鳥鳴相酬育禽之所尤喧啾嘉魚遊處香餌投洋洋不畏垂綸鉤坤隅有山更深幽掩映畫閣峩瓊樓水簾倒卸歸龍湫流觴穿繞白玉溝門前壯士如虎彪各腰弓矢操驊騮南臺僻在東南陬華筵載錫羅珍羞中官諭旨傳金甌勸

酬交錯相淹留醉扶歸去衣頻摳奇逢千載誰能儔皇心廣大同虞周與民偕樂曾先憂感恩欲報慚無由誓將赤心事宸旒

忠勤堂記

景泰六年冬予自京還鎮江西道金陵駙馬都尉廣陵趙公訪予于使館明日予造公之第登公忠勤之堂閲縉紳製作知公所以名堂之義明年春公致書屬予記方正統己巳秋三邊戒嚴乘輿北狩二三元勲大老之

外罔或不惴惴公督府南京獨憤然上章請帥勤王師逐敵以圖迎復賴今上神謨先舉已如其請且重南京根本之地督守惟公可故賜詔止之而有忠勤之褒推公之心葢感恩於承平之時而圖報于危難之際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眄絕域如户庭瞪驕敵如犬羊必欲長驅沙漠盪滌腥膻還乘輿報國讐以慰羣望其忠且勤宜聖明特褒之也然常人之情奮忠勇于一時者或變于久效勤勞于有初者或怠于終公之志以為上之

寵褒我者至矣我奮忠而效勤當持久不渝慎終不懈使不用則已用則領國家之重寄當天下之重任以圖報稱故以斯名堂所以仰瞻聖訓而佩服之識其感而勵其志也視彼庸衆人平居貴富豪奢悖悖焉自得至遇臨大事濟大難惴惴退縮噤不敢一言幸或少荷褒嘉則惟侈上之恩彰君之賜以誇示于世者葢不侔矣昔柴紹為唐駙馬趫悍武力破虜西陲封公譙國迨今英聲毅氣震耀簡册以公之心之志異時或進用焉建

宏勳樹偉烈膺分茅之封邁前修之績諒有在也抑聞公自幼事親克舉子職居常雅重儒術灑翰修辭大為士君子推重固非其他聯姻戚里列爵侯公者可擬古所謂有文武之全才忠孝之大節者公其人也故不辭而述公之心志以為記公其樂於聽聞益自勵哉

思親堂記

余隣文戶侯唐君廷璋作堂於蘇城對溪之上扁曰思親識不忘其親也致書于余屬為記惟人有親身之所

從出也詩有之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人子於親生則養之歿則葬之祭之而思之不能忘古今所同也古之大賢君子若子路有不得為親負米之悲范文正有不及養親厚禄之嘆固皆不能忘於思焉廷璋世家常之宜興其大父國朝龍興初從戎既而歷從大將軍四出征伐積勲至蘇州衛世襲千戸歿于官其父承襲督海運備倭寇討叛逆率著勞績且與其配宜人

篤于訓子後歿于征其伯仲二兄亦相承襲官以歿廷璋季也傳次在馬居官逾三十年恪勤恭慎崇禮尚德凡事上撫下處僚寀修政務咸盡其道而篤意教子雅重師儒好樂賓客楚楚然有儒風縉紳士夫論蘇衛之賢必以廷璋為稱首可謂不辱其親矣然廷璋慨念父祖起家部伍力積勳勞遺之子孫安享世祿且賴嚴慈之訓克底成立而今墓木拱矣雖欲奉養而不可得故風雨霜露之晨烝嘗奠獻之頃起居食息之際拳拳焉

思之不能忘此思親之堂所由作也廷璋可不謂之孝與世之將門武族子弟光於先世者有矣而或習於驕奢則以膏粱紈綺壺矢鷹犬相誇尚次則博奕飲酒荒于聲色祿無以贍其妻子又次則恃鬬狠以凌官長黷貨利以虐士卒畔道背德靡所不為卒之干犯刑辟惡終者比比若此者欲其不隳先業以逭不孝之罪且不可得況望其不辱其親而思之不忘乎此廷璋所以為獨賢也故記之以諷觀者廷璋尚勉旃以圖顯揚之大孝

哉

鷗波亭記

大理少卿九川李公致政既歸之明年作亭於別墅林塘之上扁曰鷗波間致書屬予記予惟水之羽族古之人愛焉者衆矣若王右軍之於鵞崔少府之于鷺陸龜蒙之於鴨固非一也而公何獨有取于鷗乎盖鷗之為鳥忘機於江海川澤之間隨潮汐以去來逐波濤而上下矰弋之不能獲樊籠之不能馴閒靜不驚出没自如

而君子之息機自得者似焉公以名亭蓋取杜少陵詩之意以比其趣也公少以科目起家學廣而文高才敏而行端為教職為御史為大理丞以至今官其施教考文督學按治讞獄巡撫在在克舉其職賢聲大振門生故吏及三吳兩浙中州北畿之人迨今感慕不能已年踰耳順得請歸休有子有孫足以振業而克家公逍遥徜徉九川之間無官守拘繫之勞無言責思慮之煩黜陟榮辱之不知是非利害之不聞或屐而山或舟而水

或輿而野嬉遊翫賞酣歌嘯傲發為詩文以娛以適起居無時食息惟宜無往而不自安焉視彼波中之鷗何異哉以之名亭宜也雖然此葢公之趣耳而公固非矯俗絶世者比也郡邑大夫政有未通就而問焉後學小子理有未明請而質焉而當聖天子眷注老成之時異時或起安車之召以咨大政決大議則公之利澤及於天下後世者尚有在也愚也譾薄叨位久矣國恩未報萬一未敢言歸而世亦有可歸而不歸者衆焉記公之

亭與聞其風者寧不重有愧乎是則斯亭又有關于風教視古香山之社緑野之堂不侔矣故書以復公且自厲以儆有位若亭之山川泉石之美竹木花卉之盛俟他日登覽尚能為公咏之

行素軒記

少保大學士西昌陳先生之子珊以行素名其所居之軒請余言為記珊字尧民與其弟舜民識余久余又先生之門生也豈可靳一言不以相其志哉嘗讀子思子

書至君子素位而行撫卷歎曰斯道也豈惟古聖賢能之士有志者皆能也堯民取以名軒固素富貴行乎富貴之意然其義大矣不知堯民以膏粱紈綺之奢為行素與抑以聲色輿馬之盛為行素與以膏粱紈綺聲色輿馬僕從之奢且盛為行素此鄙夫之見而堯民之賢諒不在是也堯民温厚淳雅讀書明理道雖為貴富公子未嘗以門第閥閱自異居鄉黨則恂恂謙退接郡邑大夫士則飭飭恭謹而於事親睦族撫下咸盡其所當為

可謂行乎富貴矣余復何言然人之一心其攻者衆富易縱貴易驕縱則不能好禮驕則不能友德書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古今然也古人不暇論今之人以此惡終者比比㞾鑒不遠堯民其警乎哉閑其心檢其身絶其外誘好禮而非禮勿為友德而匪德勿昵恒以守之學以克之率是以往處則必能振其家出則必能濟其美亦在乎立志何如耳堯民其勉乎哉况尊甫先生以元勲盛德佐聖天子化理天下其責望後人之克

肖克承諄諄也堯民尚能書余言於軒日警且勉以求無玷使人皆曰先生可謂有子而後庶幾乎子道軒不徒名也遂書以復其請且以為堯民勸

卑牧齋記

蘇庠生楊朴布仁以卑牧名其所居之齋取大易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之意也請予為記予歸自京師往焉入其門無吽呼之囂書聲之琅琅覩其庭無花卉之植竹色之蒼蒼造其室無壺矢博奕之具橫几案三百篇之

風雅頌孔門之論述周程朱吕之傳註與凡衛吾道之百氏子史咸在具陳葢攻習舉業之所而楊氏世為長洲富家布仁灑然不溺于習卓然有尚於此率爾之見心大異之因語之曰高高之天不下際其氣不能育萬物日出地而明中而昃雷不藏不奮山川雲興而雨天下固畀之用也地之稍高為山山之産不過鳥獸草木畀為田産黍稷禾麥民物頼之以養最畀為海海載地浮天産魚龍珠具百珍是不愈畀愈大用乎儒書稱周

公之下賢尼父之仁聖不居顔子之有若無實若虛聖賢且然矧經生學子乎子誦習周公仲尼之道以斯名齋知所務矣然不可徒務其名而不力行其實也人有善也我不知其身之賤貴年之少長時之後先必下問之勿恥我有則斂而勿露辭而勿居不敢以多聞強博而有上人之心此卑牧以學也檢束恬退而豪縱侈靡之不形謙恭遜順而驕矜凌傲之不作此卑牧以持身接物也行之于事親則下氣怡色小心承順推之於事

君從政則歉歉抑畏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率是道也
希仁勉乎哉於斯勉焉要其所至凡天下之事無施不
可豈但决科取仕而已耶雖然天下之事固莫外乎道
而道莫大乎仁况子字希仁宜何如哉語曰當仁不讓
於師言為仁在已雖師亦無所遜此又不可以早牧自
遜而不自力於仁也故記之以勸

增修江西察院記

自予治肅清之堂既七年矣其後堂穿廊廂房日益大

弊支以巨木約以修繩危乎凜然若將傾圮寢息經行罔不知懼然居之者避動勞之嫌安苟簡之習莫肯繼予治也景泰丙子春監察御史舒城鄭時來茲按治久之慨然曰顧斯不治誠弗敢居且傷人壞物亦非所宜迺謀于予而令有司新焉具之材節在公之費治焉後堂五楹視舊高三尺許而深倍之穿廊三楹高如之深則減舊三之一以從謹密東西廂房各三楹文昌祠一楹其高其深皆益於舊凝翠軒仍廣後堂北廈為之黃

役得人民樂趨赴經始于五月壬辰落成于七月甲午規制簡朴不飾丹堊高爽明靚煥然聿新凡奉公之所莫能儷也御史徽子記惟君子為政雖小大緩急之不同而皆有時措之宜政善矣妄動而紛更非宜也政弊矣退避而不立非宜也矧玆出政之所用以節勞逸而凝心神思舉措而行禁令固非其他翫遊觀美者可比因其弊而治之所謂扶顛而持危修廢而舉墜是亦為政也時其達政之體與時字宗良少司寇景陽公之猶

子也傳家學繼科第擢拜令官端慎有為於風紀有光故不辭而記之以告來者

簡菴記

闕

也寅畏小心怠惰之氣不設於身恭而有禮驕倨之容不施於人夙夜匪懈鰥曠尸素之譏不及於其官則於傳所謂居敬行簡之義得矣此其心蓋志於道德而建功立名則隨其所宜而為之視彼奔走伺候以希富

貴利達者奚啻霄壤哉況今聖天子在位孳孳焉簡賢以資匡輔以先生之所存所行簡在上心久矣先生雖不汲汲於登進而褒嘉之典自不容已行將都高爵階顯位以斯道斯德匡輔太平之治超軼於太古之上使天下之人咸知所趨向而同於道德之歸雍之所望也先生毘陵人繇秀京師取正統戊辰進士為工科都給事中雍相從有年知其履歷為詳故述此以記先生尚始終永圖重斯菴之光哉

帥正堂記

濟寧陳君文淵景泰間為監察御史以言事得左遷今上復寶位之初起君宰蘇之長洲君感激思所以報稱乃名其出政之堂曰帥正蓋取孔子之言之意欲正其身以道邑之人皆正也致書屬予記予嘗觀之物焉南山之陽有松歷歲既久凌空直上日升而中中而昃陰雖時移而亭亭之勢未嘗見其欹側也樛木盤枝屈節容光之處從而印之是知表之正與不正影必隨焉守

令為民師帥職皆親民而令於民尤親民之表率也令之邪正民罔不從是故令能仁則民尚忠厚能廉則民重廉恥能儉則民息豪奢能勤則民戒荒惰能恭謹則民無干犯之非能安靜則民無奔競之恥與凡一舉止之美一禁令之善民皆是傚是從不然彼將曰令長民且有禄位而其為人若斯吾屬胡不可哉吾蘇為江南名郡齒姓之繁賦税之重物産之美且盛雖提封百里非他方大郡所能及故守令之選嘗難其人君起家名

進士為良御史再轉為令官下車未逾年和平簡厚之
治邑之人無老稚賢不肖踴躍愛戴靡然從風非帥之
以正豈易能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
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於斯足徵矣
然予將少進焉士君子讀書明道致用於時有志於為
德為民者孰不欲趨于正也然崇其名者或違其實謹
於初者或懈於終君尚當守之以恒使嚴苛峻刻不發
於情奇巧玩好不萌於念侈靡之風不作於日用宴安

之氣不設於平居禮以接人不長其驕道以守身不慕乎外凡所爲無不正焉則吾民耳濡目染久而化成其風比隆於淳古君亦可方古之循吏無疑矣古循吏非一人論者以卓魯爲稱首卓令密儒術爲治道不拾遺魯令中牟德化爲理豎子有仁心固皆師之以正而然後卓封襃德侯魯位司徒至今嘖嘖傳聲名君誠以古人自期則名位所至孰能禦之哉否則名實不符登斯堂者指而議之矣君尚畏之

邉靜亭記

天順元年春奉勑總督備倭都督僉事翁公繼武作亭於蘇城甲第之東名之曰邉靜謂予曰某謭薄承乏於兹十五年矣仰惟聖天子在位仁威震揚德化漸被薄海内外罔不梯航入貢重譯來朝肆東南海濱數千里之境波濤不驚烟塵不飛晏然無意外之虞某得安享禄食優游斯亭皆上賜也故名斯以志其感請為我記之予嘗造焉入其亭高爽明靚不飾丹堊左圖右史扁

時賢詩畫甚富亭之前結柏為屏後則環植修竹數百竿佳花異木奇峯怪石列峙尤多葢公休憩樂客之所也迺復之曰惟海之為邉渺無涯際百蠻島居習熟帆馭自古剽掠之患其來也不易拒其去也不易追今安靜有年誠上之威德所致也然公負英偉雄傑之才端謹和厚之德早歲累勛漠北滇南進階顯槃上特簡命節鎮於兹其禮遇之隆倚任之重亦既久矣而公感激思奮涉險危以効勞勤勵將士以飭兵備嚴而不苛簡

而不弛矧克己奉公取用儒術有祭遵之風綏懷遠近甚得人心有羊祜之風恭而有禮知無不為有杜預之風蓋不忝乎古之名將也故克稱任使永光上命而乃志其感不有其功非其一心之忠度越於人人能之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於斯徵焉吾知斯亭非惟足以勵臣節而繫後思其與古籌邊之樓平山之堂並傳無疑矣公尚慎始終永圖稱斯亭之名哉

誠意堂記

御醫王君景昂自其先君子為御藥房使醫道盛行於當時名其所居之堂曰誠意至景昂克世其業而堂之名不易所以繼先志而守其道也間徵予為記予嘗得危疾賴景昂以起甚德之乃為之言曰人之有生心為之主心之所發能不蔽於自欺則天下之事雖萬變莫齊而隨事應酬罔或不當矧醫道係人命之死生不誠其意可乎曾子傳大學以慈幼明使衆之道嘗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赤子之在襁褓饑飽

寒熱痒痛卧起呱呱不能自言能誠以求之於其聲音笑貌之間則凡赤子之所願欲鮮或不中人有疾而寄之醫既自言其所患且診其脉可知其虛實辨其色可知其昏明候其氣可知其緩急果能誠意以治則其起人之疾如燭照數計而龜卜不中者亦鮮矣然世之為醫者其不誠之通患有三焉疾輕可愈或懼以危言約其厚報疾重不可速愈或投以毒劑倖其近功至有深隱之疾未能真知或强以為知臆度治之以圖徼倖而

且假他人之能事為已功竊方書之陳言為已見言之可聽用之罔效此皆安於自欺乘時射利者之所為因而戕人之生有累於醫道亦重矣景昂讀書造理理明而術精以功得拜今官凡京師中外尊官聞人有疾必延景昂至閭閻細人亦必扶舁往就門庭之間車馬無虛日景昂率平心易氣以診視之可治不可治能速愈不能速愈疾之原真與未真慎重精詳一惟實心以治而無世醫之通患人賴以更生者甚多誠可謂善繼善

述而無忝乎斯堂之名矣然予將少進焉夫道貴有恒常情鮮能景昂苟能恒以行之經久而不渝踐履而不懈則其功利之及人天之報施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矣不然登斯堂者將指其名而訾議之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景昂尚勗之哉是為記

聚落新城記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立言垂訓之意蓋欲君人者必高城深池以固其封

守豫備警戒以防其外患不然廢弛怠荒而患隨以生防守亦難矣大同古雲中郡西北之重鎮京師之藩籬也而聚落去大同二舍許居人叢集密邇狄境有驛傳而無城郭往年邊庭充斥少壯者奔伏草莽鮮或能全老稚女婦死于鋒鏑辱於驅逐者多矣而驛吏騎卒亦皆竄匿四馳因之聲援弗通道路梗塞敵雖遁去莫敢遽歸產破而業荒君子惜之天順庚辰秋巡撫右副都御史大梁王公守請於朝謀築斯城既而公以憂去雍

代之而鎮守大監王公春總兵官彰武伯楊公信俱自延綏徙鎮於玆迺相與謀曰是果有益於邊計之大者盍共成之副總兵都督同知曹公安守備中貴阮公阿山羅公副總督糧儲地官郎中羅君紳巡按監察御史朱君鉉亦皆力贊遂上其事得請而興工焉予與羣公躬履其地相厥地形布立方位依山而帶水於是伐材鳩工作城周六百丈高三丈一尺作樓按卦位以便瞭望作門扁其東曰鎮安西曰懷遠而復環以深隍注以

流泉嚴整固密屹然一形勝之區經始於辛巳二月二十七日落成於是歲八月十六日既成益兵卒以嚴戍守積芻餉以備警急於是戍卒耕夫比屋居止芻牧種植以便以安卒然患生亦足防守道路無梗塞之虞驛使得寢處之安誠於邊計大益也衆率謂雍宜有言以記其成雍仰惟聖天子在位道隆化洽超卓萬古覆載之間有生之衆罔不革心傾向惟是北敵雖異人之性亦率皆畏威懷德稱臣奉貢弗敢違越兹復從臣下之

請以城斯城真安不忘危之盛心況太監公歷事累朝
屡長邊鎮練達老成才望素著楊公迺穎國武襄公之
猶子將畧家傳勇而有謀卓然為當時名將之稱首而
同事諸公又皆同心協謀拳拳焉以奉宣威德弭除邊
患為事宜其克副聖心而成功之速也昔周之聖王命
大將南仲城彼朔方詩人詠之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蓋美其命將得人城守之功成而邊方之難除也今斯
城雖小實當大同之衝使大同羽翼壯而屏翰固而鎮

守總兵諸公又皆得人若此繼今以往吾知陰山瀚海之北益皆革心向化相引來歸聖天子永無西顧之憂必矣惟諸公慎終如始兵政益修邊備益嚴以無負萬里長城之託是所望也用記之以紀歲月且為同志勸

雲中新建行臺記

雲中西北之重鎮我國家恒命臺憲大臣撫巡其地而無聽政之所率即冀北道以居分瀆而禮乖非宜也天順四年秋守臣請于朝始以石氏之遺宅改創焉既成

予適奉命至以是歲十二月十有五日入居於斯治事之堂五楹嘗徹而新之高爽明靚中堂寢室左右廂房則仍舊貫寢堂之西遊息之亭一區甃以方池環以茂樹其南有園三四畝可為習射之圃堂之東有浴池稍南有土地祠又南有牧廐皆截截新整而復周垣嚴峻門廡謹密凡奉公之所莫能儷也惟是寢堂地卑以濕陰氣上蒸駸駸逼人總兵官彰武伯楊公每入坐輒曰此而不增其舊址易其敗垣誠不可居然亦未果也明

年夏四月予還朝議政楊乃命工改作比予還鎮則既訖工而斯堂煥然一新矣予乃大書作扁扁治事之堂曰肅清欲澄其源以肅百僚也寢堂曰正心欲端其本以貞百度也遊目之亭曰計邊欲謀於有衆以行法令也而復於射圃之隙雜樹嘉菓百本名其園曰樂清欲公餘習射採芳擷英以供吟趣也客有過而難之曰古之君子凡居處燕息之處固有名然韓忠獻公之堂曰醉白范文正公之堂曰慶朔歐陽文忠公之亭曰醉翁

司馬温公之園曰獨樂皆能畧世故而近人情不拘拘於嘉美之名若予之美名不幾於誇乎予曰噫予何敢望於數君子哉數君子道髙而德崇名遂而功成故其命名取義在彼而不在此若予也譾薄𦲷陋忝竊厚禄上無益于國家下無益于生民而承乏來廵亦無益于邉計故凡接于目而警于心必取其有益於修己治人者名之庶幾思勉進而圖報稱也客曰然請書以為記於是乎書

順德縣學新建奎文閣記

天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公原溥以註誤出知廣之順德縣甫下車孳孳焉教養保民之政以順德舊為盜賊残破之區今雖設縣治依山濱海亂流交匯奸究侵凌難于制防乃言于上官省民輸調設為教令勸材募丁遂大備磚石甃其縣城鑿河導流環其縣境甫半載畢工復巡行鄉閭召民父老問其疾苦課其農桑勉其孝弟禮義稍暇又時至學宫與生徒講說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明德新民真履實踐之學踰年歲豐民樂境内無事熈熈乎有可封之俗而科目與賢視昔加倍惟是學宫左顧右視夾乎兩山之間而虚其後公欲為閣於其地以聚風氣恐勞民未果也成化元年秋八月縣之里正新出應公家之役循故事以贄見之儀見公公曰無庸見我見先聖可也爰命耆宿二人導里正百六十人謁文廟畢進之明倫堂以酒饌厲教諭林應大饗諸役皆鼓舞歡蹈願出餘貲以助興舉

隨致白金餘三百兩復簡生員黎璇何昭林政耆民岑文亮冠帶義總吳霄董其事建閣七楹高二丈七尺深三丈五尺廣視深倍有竒經始於是年十月十一日落成于明年三月十五日高廣明靚壯觀一邑公因題之曰奎文意葢期望是學人才之興文明之盛是春舉子何濟李聰邵智張泰果舉進士於是學之諸生邑之民庶皆忻忻然感激詣予臺下再拜請文紀其事適公拜恩復職將還過予復申其請於予王政之大不過保民

而教養之世之迂儒俗吏固鮮能兼而自古偉人之遷謫於遐方者韓蘇諸君子之外亦多放情山水之間娛樂而已求如公之兼行惠政化成而功著者豈多見哉公以清才碩學舉進士高第入翰林幾三十年為文純古灑翰精麗朝之縉紳士夫多所推讓天下之人皆知其名得片紙隻字寶藏之而未知公政事之優今暫一出而遽卓卓然有所成立如此君子之道固無往而不可行而亦未嘗以榮辱進退異其施使公入相聖天子而推

此宰一邑之心以宰天下則天下之人必益蒙其澤而斯閣重有光矣予深有望焉故記之使刻石以傳

友清書院記

昔米元章以石為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曾端伯以名花海棠酴醾之類為十友夫友石者泥於奇友詩酒琴流于放友海棠酴醾之類近於侈彼皆偏於所好者為之吾之友則異焉若梧行臺之前除有古松三十株高參天即松之西作屋三楹為休憩之所移古梅十

五株修竹三百竿環植之竹既叢生梅亦盛開吾休暇與客遊其間見松之亭亭交峙如冠劒大臣國有大政庭立而議也見竹之樅樅森列如百萬甲兵密陣環侍畏令而不敢譁也見梅之疎瘦横斜如山林高士辟穀導引危立於顛崖之上也三者相依一塵不侵吾愛其清將取以為友客疑之曰子嘗以古人友物為偏於所好何亦取於玆乎噫自伐木詩降友道不能盡古若世之人平居無事相處與契合親密真若終始不相遺有

事可以相扶持一旦地位殊利害近多反眼若不相識或勢位相逼讒毀排擠無不至雖門生故吏亦多隨時逐利前恭而後倨初附而終叛以怨報德者有焉若是者宜非士君子所為而其人且忍為之奚望其有忠孝大節哉維松也竹也歷四時風雨霜雪之繁盡萬物之榮枯獨能不改柯易節有久而能敬士窮見節義之道焉梅也不與羣芳爭麗于春風艷陽而獨秀於嚴冬之時有秉心無競途窮見交態之理焉是則彼皆有歲寒

之操君子之德吾友其德以為晚節之規如之何其不可容曰子取友得矣因舉酒屬賀少焉明月東升天風徐來舞蚪鸞鏘金石響寒濤蘭蕙之馨馥馥芬芬吾耳目鼻息之所得又如遊鈞天廣寒如中秋後登吳山絶頂如趍朝近御爐其清何如哉乃謝客曰是果吾清友也書以為友清書院記

竹坡記

古今人凡意向有在多取物之清致可愛者為之號若

王龜齡之號梅溪趙子昂之號松雪陳僖敏之號栢軒若此者非一然皆儒紳君子樂真素寓修警者為之武弁之士鮮尚也夫自三代以還文武分二途俎豆軍旅判判焉不相學者恒多彼既不相學則顯焉而不知禮冠焉而不加以字者且比比然奚望其知所尚取號為哉此葢庸衆人畫地以自限而有志之士則不然兼學而兩能並用而同功吾於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歐公見之矣公自幼有大志稍長學武其藝精絶尋入京衛

武學學儒術兵法其造詣益深遂膺薦累勲為廣東副總兵以至今官功烈著聞蓋已有年然其為人恱詩書而敦禮樂雖軍中輕裘緩帶不忘爼豆吟咏揮灑各造其妙隱然有古儒將風而其性尤好竹嘗以竹坡自號請記於予予審之曰維竹比君子厥德亦多取兹為號厥意云何噫公之意我知之矣豈日有所見而思自勉乎植竹於坡翛然成林昕夕相對爰契乃心見其心之空思虚以受善也見其節之貞思砥礪名行也見其性

之直思中立而不倚也見其本堅勁而葉萎依思剛柔之相濟也見其獨凌霜雪歲寒不變思夷險之一致也見其裂而為簡可書鏃而為矢可射思文武之兼用也此皆公素所優為而尚勉焉若斯將來所至詎可量哉因書以復公且以自勵

對溪草堂記

予家蘇城對溪之上家之東有園三十畝竹木叢深市井遠隔中有方池週二百步溪流自東南來注其中予

愛其幽僻足以為佚老之區命子文芟夷修濬投嘉魚池中而作堂三楹於其北堂前植幽蘭數本左右植老桂兩株後近垣植篆竹三百竿大可合圍高可四五丈桂之外西植斑竹東植紫竹黄金間碧玉竹其數皆減篆竹之半而高低小大亦各不同又其外植桃李杏雜樹百餘株池南作假山植佳菊百本又南有竹林中多豐草山鷓野雉翠禽斑鳩雜鳥雀時來飛鳴棲止於其間池溪東南夾岸有古梅五株植諸種柑橘林檎櫻桃

枇杷銀杏石榴宣梨胡桃海門柹等樹餘三百株西南復有小池植千葉紅蓮臨池與垣有桑棗槐梓榆柳雜樹二百株餘則皆蔬畦也物性不同隨時發生取之可以供時祀給家用而當雪殘雨收月白風清之時與良朋佳客遊其間又可以恣清玩解塵慮若異卉珍木古人好奇而貪得者不植焉韓氏祖宗以來世家力田於陳湖之東至先考通議公始徙北京生雍暨弟睦予又生子文遂出仕然蘇城之內寸土尺地無有也正統十

三年予出按江西取道故鄉始獲識先壠景泰元年代還復過鄉適先外舅金公自行商嶺南回始得其出貲售湖東王氏行館之基今居第是也明年予外補迎先考妣還蘇復售大澤陸氏之舊屋為堂以居中遭回禄災命睦㽔新之睦又與文前後十餘年始置今東園之地皆節縮日用而成其創置之艱難固非一日而非吾祖宗先世積累之厚誠未易致也吾子若孫不思世守之乎嗟乎陵谷變遷時事靡常責以世守豈溺情而近

乎愚哉惟欲其盡人事耳盡人事莫外乎修德也吾常戒盛滿而懼喪德平生蒞官從事治獄未嘗敢濫及臨戎未嘗敢妄殺傷人害物之心未嘗敢陰畜金珠寶玉幣帛之貨未嘗敢苟得而私積所積者書數百卷聊以資末至之學力亦非傳後計也司馬温公嘗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誠格言也吾尚勉旃吾子若孫不身體力行之可乎因書示警

而系以詩俟予得請歸與鄉人歌於斯堂而樂焉

總府開設記

兩廣古百粤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荆倡亂代不能無置將分閫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立國朝洪武初太祖高皇帝疆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中廣西置鎮守内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制而兩廣總鎮總兵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

督贊理或兼巡撫或不兼又或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賊害累征未能平乃命將出師以令太監陳公瑄監督軍務雍贊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雍以地廣不克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提督五年春雍以憂制歸是冬巡按廣東

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
朝以為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
巡撫斯濟時艱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
玉集議規畫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
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
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銳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
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於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
俱聽節制前廣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

以少監黄公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昇充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參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於總府皆宸斷也維茲梧州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里適均羣山環拱三江滙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閱晦千萬年而一旦顯於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與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

以道德仁義為治今天子纘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
間四征不庭罔不賓服而復大顯神謨命官開府于茲
合天心光祖德超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萬
世之良圖自茲以往出令惟一而規畫大同以我堂堂
仁義之師坐鎮於中四顧蠻荊殘孽向背而撫治之彼
將日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
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益無遠弗歸唐虞三代雍熙
泰和之治不於斯見乎雖然聖天子寵畀臣下而付託

至重其責望固在於此臣子感激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雍兟皆當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粤之堂後作亭曰同心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於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於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太監字德新靜鎮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豁畧家傳卓有將才皆名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始開府抑何幸與謹記

静菴記

總鎮兩廣御馬監太監陳公德新作菴於蒼梧府第之東扁曰静菴因取以為號請記於予予公暇造焉入其中棟宇朴素不施彩飾周覽其外雜植花竹不聞雞犬市廛之聲太監公政暇而坐焉侍衛不過數人而將吏不得輙至乎其間題曰静菴宜矣然公之意尚有大於此也予因廣其意相其志以為之記曰天下之事轇轕紛紜萬有不齊況軍旅之間調發籌畫之煩綏疆土輯

兵民之不易須動以應之公何主於靜哉噫我知之矣
公仰承聖天子腹心之寄開府於茲總制南服軍民夷
獠咸屬指麾喜怒轉移刑賞攸繫何施為不可哉公之
意則以為受茲付託責任匪輕事至物來僚寀詢謀于
我將吏受成於我下之人仰賴乎我我非靜以處之而
輕舉妄動是弗知治體矣故凡處人而御衆一言之善
從之如流一籌筞之良取之惟恐或遺一政一事有病
乎兵民者皆禁絕不為謟諛讒間之說不得近其前勢

利驕奢之誘不能惑其志用是數載之間事協一而政和平蠻夷盡化吾民益安熙熙然如古太平時非公處之以静能如是乎儒先以心不妄動為静公可謂真履實踐而其所見度越于常人遠矣公自成化改元春奉
命督兵征南蠻破斷藤峽單騎見敵勇冠三軍用克汛掃狂蠻如摧枯拉朽不數月而功成繼留鎮守廣東宣布上恩令行禁止一時威靈氣焰震燿嶺海雖黄童白叟無不畏服而欽慕之然其為人好善而謹德平居無

事未嘗妄言咲非所當得一介不茍取服御飲食皆從儉素至於臨大事決大議衆論未定而公折以一言無不允當雖獻俘滿前必詳審明辯未嘗肯妄殺一人葢表裏如一仁人君子也是致荷四朝知遇寵眷極隆征湖南鎮雲中功烈表表茲復成越南百世之勲以為兩廣之福豈其有德于靜之功多矣夫仁者靜而延年維茲以往尚冀公始終此心必享高壽永庇此南人誠南人之幸予輩之幸亦朝廷之幸焉予與公同事七年知公

最深故敢記之於菴以告來者

裒穀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襄毅文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襄毅文集卷十

明 韓雍 撰

序

江西鄉試小録序 代考官作

皇明撫運統有萬方列聖相承誕敷文治侔世德於虞周之上巍然煥然固萬世莫加而恢宏鬯亮之任則常選賢以為用也迺景泰丙子適維其時奉勅巡撫江西

僉都御史姑蘇韓雍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舒城鄭時暨藩臬重臣祇奉成憲合謀禮聘儒紳以司考試至期就試之士逾二千人内而提調則左布政使廣東崔恭右參議金華陳珪監試則副使紹興韓陽外而恊賛則右布政使蒼梧宋欽按察使漢安張文昌左參政將樂黄琛右參政昌邑譚溥副使銅梁陳价左參議安丘張翰僉事郴陽朱海遂安余複海康李璿慈谿王鼎以及大小職事皆遴選以充而皆御史總焉各恭乃職罔敢怠

荒防範嚴而去取公既得士如額錄其名氏以傳謂宜有序予竊惟賢才者輔治之具而科目者進賢之路也古之君天下者謹於圖治未嘗不設科簡賢以為輔我國家法古為治取賢任才固非一途其於科目之典尤深注意故選而用之加重焉諸士子生於文獻之邦薫陶德化有年矣三載一大比推于學舉于鄉試于憲臣始獲聚于大府與數千百人角藝於三日之頃著為文詞率多善美及登名於薦書者蓋以額二十而取一焉

鹿鳴有燕鄉闈有録人皆羡而榮之選之可謂重矣行將上春官與天下士争先其選逾重得一捷焉對策大廷釋褐以仕内而詞林臺省之職外而郡邑民社之寄皆足以展其志行其道而卑微之官不之授等而上之登卿佐進公孤咸於兹取焉用之不其重矣乎然其所以重於選用如斯者豈徒然哉固將望其恢宏弼亮以成治功焉耳况江西人物之盛甲於天下前輩起家科目列官中外以道德文章勲業為時稱重者不可勝數

諸士子接武而興尚當企慕奮發思選用之重而自重可焉重於立身必勵名節重於事君必篤忠愛重於涖官從政必謹禮法由是而升當國家之重寄勝天下之重任光輔億萬載太平之治俾崇勲偉烈匹休前聞垂耀永世以增科目之重則善也不然藉此以媒利禄取富貴或行非所學而無益於時則為諸士子不能自重而有負朝廷選用之重矣非所望也諸士子尚勉之哉

壽竹軒先生序

海虞之松溪有隱君子曰竹軒陳先生今年春秋六十有三十月望日其初度之辰雍與其子珙久交且厚迺以家藏邵菴虞文靖公所題東坡蘇文忠公墨竹序以為壽或者曰先生佳辰賓朋滿堂進尊俎而獻圖畫者比比君何獨以此乎予曰先生以竹名軒竹其所愛也予壽之以此蓋比其德也維我先生守道不回中立不倚如竹之性直也靈臺湛然物欲無蔽如竹之中虛也砥礪名行夷險一致如竹之勁本貞節也好德樂賢榮

衰不殊如竹之歲寒有常也軒冕利祿之不競如竹之
雖春陽氣王而不與衆木爭榮也父子兄弟之相親如
竹之不孤挺獨聳必相依以並秀也浪跡於林泉陶情
於詩酒又如竹林之七賢竹溪之六逸也惟茲往焉孫
支繁昌克家瑞世如竹之萌蒻日稠而鳳毛振彩也遐
齡永年不震不騰如竹之平安日報而晩節益堅也敢
書以為祝且和郘菴韻二首歌以侑觴云
烟霞蹤跡寄松溪俯笑紅塵道路佊行處壺觴無酒債

歸時屐齒有花泥引來活水看魚躍栽得新篁待鳳棲
應是佳辰有仙降畫堂深處彩雲迷
風節清高邁竹溪具瞻𦒉覺海山低千尋翠栢凌霄漢
一朶紅蓮出淤泥震澤散人隨遠引杜陵野老穪幽棲
夜來笑祝南山壽光耀弧南望不迷

德政瑞應詩序

天順元年秋余解組南歸既抵家閉門謝客郡邑大夫
非公事不敢與之會然辱郡守楊公之眷顧拳拳也是

歲臘月八日余與鄉人叅政陳公謀欲登西山以卜壽藏之地都督翁公聞之與偕遂由盤門舟行而西路未半郡守楊公及之曰吾郡秋及冬雨雪愆期菜麥就荒吾心皇皇靡寧將適省且謁神以禱不鄙必同往勿辭衆曰諾遂聯舟進維時風日晴明卓午至木瀆舍舟乗肩輿指山之海雲菴未及半舍許同雲滃興大雪立降須臾盈尺既至衆大喜翁陳二公出酒賀余舉觴曰纔看五馬出便見六花飛誠豐年之瑞可賀也遂足成古

詩一章揚與二公皆和韻觴數行揚乘雪夜歸予三人假宿於菴達旦雪霽成余謀始還圖欲叙其事以傳二公讓予未幾予承召來京不果顧然念揚公以豈弟之德廉介之操通博之學敏達之才自為御史已大著賢聲聖天子復寳位之初重念吾邦之民恐弗得其所暫出公為守以安之公至未半歲痛懲吏弊從民好惡而興革之境内大治禱旱之誠一舉而大獲瑞應如此與古劉戳之隨車致雨劉昆之反風滅火何殊哉不有述

作則天人感孚之速聖天子知人善任之明與公之德致大驗皆泯焉誠邦人之責也用序之而附以舊詩題曰德政瑞應公名貢撫州人起家名進士翁名詔宗鳯陽人奉勅總督備倭駐于蘇陳名述郡人擢自御史之官江浙便道歸故有是會云

鄉國深冬旱賢侯事禱祈纔看五禹出便見六花飛山谷嵐烟淨郊原菜麥肥野人歌德政應不慮年饑

唐氏宗譜序

古之聞人以故而冐他族之姓者有矣而復與不復異焉何也勢與理不同也漢張孟爲灌嬰舍人被其親幸故冐其姓爲灌孟孟之子仲儒以下奕世有聞因之而不能復范文正公二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遂冐朱姓後文正辭朱歸學於其鄉竟至顯庸卒復范姓蓋張氏被灌之德既深而因之且久雖欲復之勢所不能文正辭朱之義明學成而仕理固不可以不復也若今蘇州衛千戶唐瓊廷璋之族其亦灌氏之類歟唐氏本

薛姓世爲常州宜興西門人薛之先有曰某者娶某女某歸里中唐氏子某久而無出女之弟某以其子曰興立與姊之夫爲後遂從唐姓仍以興爲名撫育教道靡不周至寺致成立歲丙申五月興以武勇歸附邵元帥屢立戰功授百戶洪武中以年勞陞蘇州衛左所副千戶興卒子賢襲賢卒子瑄子璘以次襲俱卒俱無嗣瓚以嫡次弟遂襲其職迨今逾三十年矣在官勤慎有爲軍政修舉士卒愛慕衛長貳暨僚屬以下莫不推重舉

於按部使以聞擢掌所印瓊二子曰鑑曰宏鑑早卒宏從師就學克紹家聲瓊因知姓之所自然積世既久姓氏勲績藏之天府紀之誥勅且百年誠未易復也然其報本追遠之心未始少忘立祠守則具其室置籩豆則益其數歲時率子婦分奠祠下品饌豐潔跪拜如禮一氣感通誠義交至薛與唐之先世必有感格歆饗於冥冥之中而瓊且不忘所自拳拳於宗譜之修其尊祖敬宗之意何如哉予故序之唐氏子若孫百世之下覽而

讀之亦必知所本以圖克承克振也譜之世系次序於左方

璽書錄序

璽書錄錄吾友葉公與中景泰中在邊鎮時與其同事之臣所奉之勅諭并其所受之勅命也國家以儒術安天下凡方鎮之間必參用儒臣錫之以綸綍之華付之以責任之重使其專經畧謹節制以圖克濟厥事然非有文武之長才忠義之大節者亦不輕用故用之而多

效若與中是已與中初舉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尋陞都給事中以深沈英毅之資端方廉介之操而濟之以該博純正之學故運之為謀猷慎密而宏遠發之於事為果敢而勇決正色立朝事所當言者蹇蹇諤諤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家直聲流傳海内敬仰受勅褒嘉推封及親人咸以公輔期之維時邊方多事而獨石馬營諸城孤懸東北尤為要害廷議以與中為山西參政賜之璽書往賛軍事自後凡璽書下軍中者事無鉅細必及與

中所録者是已時他鎮督理參賛皆用都臺之官獨與
中外職若難於為而與中處之有道區畫措置之有方
撫綏禁防之有法故將吏輯睦卒伍精練戎器鋭整城
堡墩隘之屬罔不完固他如廣屯儲興學政表節義之
類良法美政不能具紀境内豐樂邊塵不驚越四載以
憂去人至於今若慕慈母天順初朝廷以兩廣地大民
衆難於撫巡特起與中進立都臺往兼二鎮其所建宏
勲鉅烈未能悉數異時進登台輔秉樞軸握化機責任

以天下之重又不止如所錄而已若與中者誠不愧所學無負朝廷有光於吾鄉也吾鄉古今代不乏賢遠者不暇論若范文正之在當時其所存所行雖屢出安邊卒登柄用先民稱其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千載之下猶景仰羨慕之不已與中當思所以企齊焉敢以此復與中且以自勉

送張維本還鄉序

仕不去其鄉有官守無責任得以養親而慰安其心者

惟陰陽醫學官然也自卿大夫以至中外百執事雖崇卑弗齊上焉者任大責重其次亦皆有職守責其事功且多遠違鄉土親在不得一歸省親之心憂念其子懸懸焉是則陰陽醫學官之所得者卿大夫以下多不得奚可以崇卑論哉吾友張君維本家世業醫至維本旁通陰陽之術遂為鄉郡陰陽官守銅章業專門無催科鞫訊之勞無簿書期會之煩鞭笞罵詈之不能加罪罰罷斥之不能及日事其尊君惠菴先生旨甘之奉足以

養其志悅其意舉天下之事皆若與己不相關維本自以為何如哉然君子之仕崇卑非所較也進德修業盡其職不辱乎其親斯善矣維本進修之道不必求之高遠難行惟取法於尊君而已尊君淡然布素老於鄉園鄉之人之所敬服郡邑大夫部使者之所禮重四方縉紳士夫之所羡慕非以其高官大爵勢燄可畏也非以其積金貯玉贊利可恃也亦惟德足以動乎人業足以濟乎人耳維本年芳氣鋭可以進修之時誠能於日用

之間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一惟尊君是效是法則人之所以敬禮羨慕於維本者不衰於尊君斯可謂之克肖矣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維本向晶之哉維本比以公務來京師既竣將還請予言別予感其尊君之德甚深遂書此以相之

送揚希仁還姑蘇詩序

蘇庠生楊君希仁讀書積文有志進取雖累屈於場屋而修習之功益勤不懈今年春有司以希仁年踰强仕

循例貢京師進試內廷在優等遂為太學上舍生未幾言於大司成得歸省而卒業焉鄉之仕於京者重希仁之賢繪圖賦詩以餞之屬予敘首簡以為希仁學問之規予與希仁生同邑居同里既親且厚固宜有贈言惜文思荒落雖言之而未善也然嘗聞鄒孟氏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夫求放心之要有三節嗜慾戒奢靡息游惰是也人之一心其攻者衆使三者或有一焉則此心日放而不知求其不至於庸人之歸者幾

希希仁歸存養省察務俾聲色之娛麴糱之甘不溺乎吾心紈綺之華僕從之盛不留乎吾心遊觀之美博奕之戲不動乎吾心庶幾靈臺湛然衆慾不侵從而惜分寸之陰加磨琢之功則學益進文益工異時取科第拾青紫以成其初志不難也不然嗜慾以迷其心奢靡以驕其心荒惰以喪其心雖曰仕進有期而欲造乎大賢君子之域得乎況尊君以高年隱德居於鄉其望希仁之克肖克承者誠在此而不在彼也希仁其勉旃以副

之詩若干首列於下方

西湖别墅宴集詩序

太常少卿四明陳先生惟成致政既歸之明年愛錢塘山水之勝卜居於杭復卜遊憩之所於杭城之北甘泉之里名之曰西湖别墅先生日與鄉之耆舊往遊於其間酌酒賦詩以樂太平之盛意甚適也天順甲申八月廿有一日予同寅大祭謝公有公事入京之行予與方伯李公謝公大叅鄭公雷公高公盧公出餞吳山驛先

生聞之夙興往候邀予輩爲別墅之遊是日積霖初收風日晴朗予輩欣然乘肩輿赴之至其所由小徑入折北度小橋至別墅之堂崗巒隱伏溪流環帶竹樹花卉陰森而佳美堂之四外地隙而凈者皆有軒亭各隨其所宜之景以名屏障之間先生與其鄉人題咏之詩甚多予輩既周覽遂登崇崗以望則吳山諸峯西湖六橋之勝舉在目前諸公皆恨來遊之晚也既而先生延入聽琴軒命其子嘉瑞援琴而鼓之和平冲澹衆皆欣然

遂復至其堂肆筵叙坐主賓勸酬樂工獻伎衆皆樂滿引不復辭已而先生復吟所製詩衆益樂即席賦數韻復起步至諸軒亭較壺矢以行酒酒既勤不覺至醉衆皆曰樂不可極也遂趨出明日先生集諸公詩過予屬為序夫君子之進退其道一也進而用則行其道退而休則樂其道能知道之可樂則凡得失榮辱皆不足以累其心而吾之所以自得於心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之先生起家文學歷翰林待詔廣東藩叅以至今官

文章德業表表然聞於天下而且春秋尚富精神未衰人方以台輔為期先生迺以其子嘉猷高科顯仕於朝知富貴之不可久處抗然辭歸老於其鄉適際予承平無事之時而其仲子嘉瑞又能承懽養志是致先生得從容優悠以樂餘年此固上之大賜而先生豈非知止樂道之君子歟彼李文饒為平泉莊其自序曰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言之似矣而處富貴招權利溺情草木好奇貪得之不已以至於敗後世君子或

譏其愚若先生者抱道德而戒滿盈辭浮榮而畧世故得幽勝寛閒之地日與搢紳士夫陶情於詩酒之間而吾輩秉一日之暇相從而樂之亦得乎張弛之道吾知先生别墅之名聞於來世無平泉之可議而與裴晉公緑墅之堂白樂天香山之社並傳無疑矣予故記之以告來者

大參雷公壽五旬序

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解之者若曰人年至於五十髮

之蒼白者如艾色歷世變諳人情而德器已成進而為
大夫以長人使與聞邦國之大事則必明習故事詳審
和緩不至於煩民而多事矣此蓋聖人制禮以律天下
以節人心使人志意堅强無躁進之心而有定向耳其
或有絶人之資稟出類之才德無躁進之心而為功名
富貴所逼建勳立業享高爵於强壯之年豈非翹然特
出之俊傑乎若吾寅友大參雷公景暘是已公春陵人
自少有大志弱冠即舉正統丙辰進士入翰林為庶吉

士閣老楊文定公以下深器重之公進學益力讀書過目輒成誦作為詩文迅筆立就翰墨之妙可方古人一時倫輩自以為莫能及未幾拜大行人使於四方凜凜有清操歷數載天官知其賢擢監察御史凡所繩糾不私于法卓卓著能聲公於時方强仕之年雖静以守官而都憲陳僖敏公輩爭相引薦遂進廣西按察副使凝然風采吏不敢肆而且督師旅以平寇盜大效勞績既滿考書最復進浙江布政司右叅政旬宣敎養克舉其

職迄今官五轉幾三十年所歷皆大邦大事而公知民
隱明典章詳審而不忽和緩而不躁至於臨下折獄一
惟以仁厚平恕為心陰德及人甚多故民安而事不煩
表表然勲業有聞於時一時倫輩又皆以為莫能及此
誠資稟之絶人才德之出類非翹然特出之俊傑不能
也茲當知命之年初度之辰鬢髮未艾而享有金紫之
榮三品之貴且神清骨秀望之如神仙中人賓僚重其
賢而相慶之吾知斯往福壽之來川至日升不足以踰

其多而隂德之報必將叶吉夢鍾賢嗣與夫功名之逺大皆未可量富貴不足道也因書以為慶

尚節述懷詩序

昔晉陶靖節為彭澤令以不能折腰鄉里小人遂解印綬去日詠觴於田園之間賦歸去來詞以著其志高風清節重當時傳來世焯焯在人耳目蓋有高尚之節者薄利禄而不為有曠達之懷者樂觴詠以自得孰謂千載之下無其人歟若姚江魏公廷用是已公以儒起家

師事國子祭酒古廉李先生得其指授遂舉賢良為瀧水丞再轉大名之濬縣所至含煦生養有惠及民民甚懷之然其性方剛好辯論古今人物事得失成敗雖上官過失亦面折不少遜上官或以吏事督責公公慨然曰吾安能俯首若輩耶遂棄官歸於其鄉以尚節自號賦五言律詩十首以述其懷其姻親太常少卿蒙軒陳先生依韻和之皆燦然情文之可觀也未幾其子瀚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克舉其職朝廷推恩賜勅封公如其

官公於是烏紗易錦優游林下而其所製之詩盛傳於時賡和益多積以成卷公不鄙徵予為序予遍閱之乃復之曰公之作與歸去來詞之意畧同而享有之樂過之其詩曰解組賦歸歟城西一草廬即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之意也曰田園應可樂名利兩相忘即園日涉以成趣富貴非吾願之意也曰花木侵庭積琴書為客留即松菊猶存樂琴書以消憂之意也大畧同矣然彭澤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而公

亨有世業潭潭府第錦衣玉食視彭澤尤樂也彭澤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而公有天祿之養有良田之入家釀而飲終歲不竭視彭澤尤樂也彭澤素抱羸疾門生子姪舁以藍轝而後能出公則高年不衰步趨強健輿馬僕從後先呵擁視彭澤之樂何如哉樂而形諸詩樂之至也是則斯卷之作傳播於時足以為貪利祿戀寵榮者之警戒安知不與歸去來詞並傳於來世乎予故不辭而記之

謝徐用莊序

天順三年冬予備員僉書臺事聞先妣恭人喪蒙先帝詔雍奔喪歸且勅工部遣進士蔡誌來營葬事蔡與郡邑大夫詢謀委徐君用莊督工不三月而告成雍得襄事如期越十有一年為成化己丑予承乏提督兩廣之師聞先考通議府君喪復蒙今上詔雍歸守制且勅工部遣進士張澍來營葬事張與郡邑大夫詢謀又委徐君用莊督工亦三月而告成雍得奉襄大事朝廷天地

大恩固不能報萬一言賢使者暨郡邑大夫奉承德意
惟敬惟勤亦識之不敢忘然督工之勞亦曷嘗不知感
哉用莊吳縣光福人讀書隱居以畊學自號素爲鄉里
所推重郡邑大夫知其賢强起爲里之耆宿持已甚廉
而處事至公且平鄉人之有不平不赴訴郡邑而顧求
直於用莊即往訴亦皆歸用莊理判用莊求其情是是
非非罔有屈抑人遂大化有爭論恐用莊知多自相講
解用莊又言於官疏廣太瀆至光福官河民不告勞而

濟利甚博其賢名益彰廵撫按部使咸禮重之有所建營悉用綜理無不稱善用是雍之先營兩奉恩典皆委用莊用莊每得郡符即畏糧束脩以來早夜孳孳若治其家事計工較力罰怠獎勤均而無私人敬且畏故成功甚速而無煩擾之嫌其為人之賢何如哉古之君子固有退隱於鄉而見重於人者若漢陳太丘之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曰寧為刑罰所加不願為陳君所短當時重其賢卒謚為文範先生以用莊較

之何讓焉雖然用莊一耆宿耳未嘗受人之直而平生所建立卓卓如此而凡有祿食者同於受直何反不若耶河東柳子嘗曰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予誦其詞服其精切而嘆今之世亦多有焉使天下良有司能廉察如用莊者數百輩薦之於明天子俾得從吾黨之士受職而臨民則吾民其蘇刑誅可免而隆古之治其可復乎因書致謝用莊且儆夫有位

吳門别意詩序

蘇州府學訓導張君廷式滿九載將朝京師也蘇之搢紳士夫與廷式游而重其為人之賢者相率繪吳門别意圖賦詩送之以予知廷式為詳走書來南徵為序予方勞神於戎馬間日無暇時何暇于文字哉然念往時撫治西江幾十年西江之士由科目出者亦多惟廷式自釋褐至今謹執門生禮不以予官之顯晦而少變葢彬彬然君子也義奚可辭廷式初為餘干邑庠生予按

治至邑試諸生見廷式春秋卷文思筆法高古謹嚴因
置為第一及詢學官縣令乃知廷式嘗從臨川吳高士
與弼安成吳祭酒與儉講學又嘗居母憂孝感生瑞竹
鄉人稱其為老學純孝之君子予識之不能忘景泰丙
子鄉試江西果擢第三魁春秋經明年會試得乙榜上
章乞卒業不允授湖廣桃源縣訓導後以憂去服除改
今任所在以古之善教者為法日坐講堂與諸生講明
仁義禮樂君臣父子之懿治國平天下之道既嚴既勤

罔或怠逸而且無毫髮計利心以此士出其門者多成材若進士陳策解元賀思輩比比其人皆感其恩義若父子然廷式經學既優又善為古文為詩歌皆造詣深至四方藩臬聞其名每大比之秋禮幣迭至爭相延聘惟四川湖廣至獨先遂應聘往持文衡操守嚴而去取公同事者間欲行私亦發其奸不容少遂一時清譽人無間言嗟乎若廷式為人誠賢矣哉士方讀書講學無不欲登甲科為美官幸克遂焉立身行道不愧科名與

官位者固多而背公植私怠政亂事以得失爲患納結爲能苟禄而倖進者亦不能無此固其人之志有高下不足恠也廷式發身止一科作官纔散階而能自勵其志所立所行卓卓如此世可以位論乎人哉彼胡安定教授蘇湖以體用之學倡諸生出其門者多大材爲名臣數百載之下稱師道得人必曰安定而一時高科顯仕者或身没而名即泯焉是誠不可以位論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宵旰求賢執政諸老亦惜才而至公廷式謁

選京師必將有遇焉不遇則已使其得遇有官守有言責當展所抱負建明於時以圖報稱以繼賢公卿大夫之躅而尚友乎古人毋自畫曰彼固不可及也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其畫也畫斯已矣廷式勉乎哉

送胡共之方伯之任四川序

正統中予與胡君共之一時入臺爲御史時陳僖敏公掌臺事待予二人加厚俾掌三法司十三道讞獄之奏

書予與共之日恭事每四鼓待漏聯步入朝朝罷出則
聯騎入臺暮則同散歸閒訪故舊亦未嘗不同往返如
是者三載共之勤敏詳慎凡斟酌法律討論詞章煅煉
精審長益予良多後予累使出比還與共之皆外補未
幾予進官都臺後與共之皆升沈轉遷不一十數年間
不過一再會會則未嘗不傾倒話舊也成化改元秋予
奉命有事兩廣時共之為右布政廣西入疆聞其廉公
仁恕之譽洋溢遠邇因即禮致幕下凡行師機宜多與

共之計共之出竒獻謀雅相契合用致肅清大憝奠安南服而凡區畫軍資賞犒之費驗訊獻馘俘擄之煩一付之共之用周事集而全活甚多有功軍中非淺淺也時予與監軍總戎上共之功蹟于朝謂可膺峻擢當大用固已簡在帝心中外士大夫期共之進六卿登臺憲非一日矣今數載始獲一轉左而又道險途去他邦凡廣西兵民老稚文武僚屬生徒吏胥閭之皆流涕日數千人詣臺下乞留共之不置總鎮鎮守總兵諸公巡按

三司皆請予入奏予難之曰君子之視天下一其心而不偏視其民廣西之民得共之固終惠矣然蠻夷巳平臨以重鎮民猶易治也四川天下險地自所司乖於撫制趙賊憤起民皆煽動勞師數載始克平一而反側未安者猶或有焉今朝廷裁去總兵巡撫大臣而以共之為左布政臨之豈非亂後之民休養生息必得安靜出羣之才以專付之與執政論薦之公聖天子簡任之明與將來付託之重諒有在也廣西安能私共之哉共之

往馬施其平昔欲有為而不能專之抱負以大安川蜀之民俾朝廷無西顧之憂荆楚江東無上游之慮經畧中原分奠九州者無顧此遺彼之患則功益茂而譽益彰終必移一方之恵以恵天下四川亦安能私共之哉予所歉然者與共之相知極深而先登有年力未能引之同升視其去不能不汗顏耳衆皆曰然遂相與餞之東江驛而書以壯其行

賜老堂詩序

凡人受朝廷賜予雖有小大厚薄之不同而賜老為之最榮也貂蟬之封上卿之拜貴矣然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貴之真也萬鍾之享九鼎之奉富矣然任大責重勞心焦思欲求一日寧處亦不易得況望其有可樂之趣哉巡撫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文亨始以南京京兆尹上簡任進擢斯職歷官有年兹者慨然懷念中州故鄉風物之盛即上章乞致政言甚懇至上察其誠憫其賢勞之久特賜優詔可之公感上之恩中

心甚樂榮還故里其屬郡邑大夫君子喜公得遂初願相率過予徵為序言予自久抱衰疾累上章乞恩蒙賜俞允致政家居不能親筆硯而感公相知誼不能默因勉為之言曰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公之壽始逾知命七年遽得致政榮還又居儒雅重厚多君子之鄉而又俗尊年齒習尚淳厚其優游自得昌黎韓子所謂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起居無時惟適之安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公

皆有之矣極天下之樂莫有能過於公者矣况公寛厚正大有德有量古之大君子也兹還頤養天和精神益康且象賢繩繩其主器已登鄉薦甲科顯揚指日可期公日與鄉之耆舊泛遊大梁山水之間登夷山之址遠覽黄河雄壯之勢縱目騁懷迓承宏休而壽考自中逾上如衛武公如文潞國朝廷將必以安車蒲輪迎致公以平章大事終惠蒼生予雖衰病尚當鼓舞為聖皇得老成大賢之賀詩既成帙官屬縉紳士夫有作聯書于

後

慶南丘錢君壽五十詩序

錫山錢君孟溥今年春秋五十四月廿又五日其初度之辰其子楷榮槩䅉咸欲捧觴稱慶乃以海虞張堯民所撰君之履歷乞余言為介余惟人生百歲曰上壽八十曰中壽六十曰下壽未聞有五十致慶者葢五十杖于家則亦可以為壽矣楷榮昆仲此舉亦愛日之誠耳其可辭哉君字錫之磚橋望族別號南丘吳越武肅王

繆十九世孫其先居臨安自倣歸宋冠蓋滿朝子孫散處四方有曰進者由嘉興徙常郡之無錫新安鄉七世祖寬甫富甲鄉邑倜儻好義遇歲荒發私藏活飢民甚衆趙文敏公以種德題其堂許忠敏公以居德善俗美其人高祖士元元温州路永嘉書院山長曾祖伯剛號文林祖公達號梅堂咸克承其世德而創業磚橋者實梅堂也父惟義號閲耕篤友愛之道相厥兄總理家政貲産日裕每歲饑輒發私廪賑鄉民有司欲援例以冠

帶榮之固遜於其兄而已弗受人皆義之武功伯徐先生輩咸為詩文以紀其實至君之為人頎然其軀鏗然其聲淵然其中不可究極浩然其氣不可限量嚴毅而不失其和果斷而不入於固親賢友善惟恐弗及賙窮恤匱不計有無重道誼輕勢利宗鄙稱其孝友鄉人服其直諒以先人之居宅悉遜於伯兄而自制産治第於其南因是有南丘之號方其治第先立祠堂於東隅以致追遠之誠武功先生為作著存堂記慮世德之或墜

則以滋德扁其堂記之者學士錢公也防侈靡之害德則以師儉揭於楣書之者太常卿夏公也悔已之不仕而無以行君臣之義於是命次子榮習進士業補邑庠生以圖進用患鄉人之不學設為義學割其歲収延聘儒彥集鄉之子弟而教之他若處姻戚接賓友雖有親疎遠近之殊莫不咸盡其情中其節見人之善雖小必稱道之見人之過雖小亦戒飭之故凡為其族人之子弟與夫鄉閭之後生覿君之儀刑法君之言行感君之

勸戒而得以入於善者蓋亦多矣至於細行之可稱者又不暇一一舉也茲方值乎知命之年而有四子三孫雍雍楚楚惟詩禮是習豈非積善之餘慶仁者之有後歟余久抱衰疾文思荒落不能親筆硯誠不能為之文也然重孟溥之賢且嘉楷昆仲之克盡子職克振家聲而榮之進學有成孟溥沐貤封之榮享祿養之厚歷期頤之筭皆可待也遂勉為之書

裏毅文集卷十